

李有才板話

李有才板話

趙樹理著

華夏書店刊行

目 錄

孟祥英翻身.....(一)

地 板.....(二)

小二黑結婚.....(一)

李有才板話.....(一七)

附 錄

論趙樹理的創作.....周 揚(六三)

讀了「李家莊的變遷」.....郭沫若(十七)

關於「李有才板話」.....茅 盾(八〇)

後 記.....(一)

孟祥英翻身

因為要寫生產渡荒英雄孟祥英傳，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。後來人也找到了，可得到的材料，不是孟祥英怎樣生產渡荒，而是孟祥英怎樣從舊勢力壓迫下解放出來。我想一個人從不英雄怎樣成英雄，也是大家願意知道的，因此就寫成這篇「孟祥英翻身」。

一 老規矩加上新條件

涉縣的東南角上：清漳河邊，有個西峻口村，姓牛的多。離西峻口三里，有個丁岩村，姓孟的多。牛孟兩家都是大族，婚姻關係世代不斷。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字的時候，你想在

這兩村問詢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，很不容易問得準，因為這裏的「牛門孟氏」或「孟門牛氏」太多了。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村，婆家在西峻口，也是個牛門孟氏。

不過你卻不要以為他們既是世代婚姻，對對夫妻一定都是很美滿的。其實糟糕的也非常多，這地方是個山野地方，從前人們說：「山高皇帝遠」，現在也可以說是「山高政府遠」吧，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。爲這個原因，這裏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：婆媳們的老規矩是當媳婦時候挨打受罵，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。不然的話，就不像個婆婆派頭；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「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，由人騎來由人打」，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。

孟祥英的婆婆，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，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，就是個好嘴。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，老漢雖然不贊成，可是也惹不起她——說也說不過她，罵更罵不過她，老漢還惹不起，媳婦如何惹得起她呢？

有村裏的老規矩再加上婆婆的好嘴，本來就够孟祥英倒霉了，可是孟祥英本身還有些倒霉的條件：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，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，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裏一個小弟弟。後來姐姐也嫁到西峻口。因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，自己

出嫁時候，姐姐也沒得來，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。像這樣的娘家，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？第二是娘家窮，買不起嫁妝。第三是離娘早，針錢活學得不大好。第四是腳大。這地方見了腳大女人，跟大地方人看見小腳女人一樣奇怪。第五是從小當過家，遇了事好說理，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，這些在婆婆看來，都是該打該罵的條件。

二 哭不得

滿肚冤枉的人，沒有伸冤的機會，常免不了要哭，可是孟祥英哭哭的婆婆也不管，要是娘家有個爹娘，到娘家可以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弟弟，不曉得向他哭，他哭了還得照顧他。要是兩口子感情好，受了婆婆的氣，晚上可以好好商量，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，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執行，向他哭還不是找她再打一頓嗎？

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哭處：姐姐跟自己是一樣挨婆婆的打罵，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；在外，家裏沒人，舊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牆下，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。在紙牆下哭得最多，常把個布衫襟擦得濕漉漉地。

有一次，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，就哭出事來了。一天，她一個人架着轎到碾上碾米，籮着米就哭起來了，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。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，隨便批評了婆媳幾句，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。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，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。她怕暴露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，當面不敢反駁，只好用別的話岔開。

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，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。據她的經驗，年輕媳婦們到一處，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，因此一見孟祥英跟隣家的媳婦們談話，總要尋找個岔子打罵一番。這次見她雖是跟一個男人談，卻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，因此她想：「這東西一定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聲名！非教訓她一頓不可！」按舊習慣，婆婆找媳婦的事，好像碾磨道上尋驢蹄印，步步不缺。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，被碾滾子碾壞了個掃帚把，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。因為罵得太不像話了，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：

「娘！不用罵了，我給你用布補一補！」

婆婆說：「補你娘的×！」

「我跟我姐姐借個褲的賠你！」

「賠你娘的×！」

補也不行，賠也不行，一直要罵「娘」，孟祥英氣極了，便大膽向她說：「我娘死了多年了，現在你就是我的娘！你罵你自己吧！娘！」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」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娘！娘！」

婆婆不罵了，她以為媳婦頂了她，沒得罵個痛快。她想：「這東西比我的嘴還硬！須得另想辦法來治她！」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。

三 死 不 了

一天，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，向婆婆要布，婆婆叫她向公公要。就按「老規矩」，補衣服的布也不應向公公要。孟祥英和她講道理，說得她無言答對，她便罵起來。孟祥英理由充足，當然要和她爭辯。她看這陣勢不能取勝，就跑到地裏叫她的孩子去：

「妮妮（孟祥英丈夫的名子）！你快回來呀！我管不了你那個小奶奶！你那個小奶奶要

把我活吃了呀！」

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，梅妮就得向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。他一回來，按「老規矩」自然用不着問甚麼理由，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。不過梅妮的威風卻也有限——十六七歲個小孩子，比孟祥英還小一歲——孟祥英便把棍子奪過來。這一下可奪出禍了：按「老規矩」，丈夫打老婆，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，再經別人一拉，作爲了事。孟祥英不但不挨，不躲，又繳了他的械，他認爲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。他氣極了，拿了一把鐮刀，劈頭一下，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，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。

打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，差不多都說：「裏打打別處，爲甚麼打頭哩？」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，至於究竟爲什麼打，卻沒人問，按「老規矩」，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。

這一架打過之後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，各自散了，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閑。她想：有理的事，頭上頂個血窟窿，也沒人給說句公道話，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！這樣下去，日子長着哩，甚麼時候才能完呢？想來想去，沒有個頭尾，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，就吞了鴉片煙。

弄來的鴉片煙太少了，喝了以後死不了，反而大吐起來，家裏人發現了，灌了些洗不乾的鹽水，才救過來。

婆婆說：「你愛喝鴉片多得很！我還有一罐哩！只要你能喝！」孟祥英覺着那倒也痛快，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。

又一次，孟祥英在地裡做活，回來天黑了，婆婆不讓他吃飯，丈夫不讓回家。院門關了。婆婆的屋門關了，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關了，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裏。鄰家媳婦常貞來看她，姐姐也來看她，在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，她也不敢開門。常貞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，她在門裏低聲哭。後來她坐在屋檐下，哭着哭着就睡熟了，一覺醒來，婆婆的屋裏有鼾聲，丈夫的屋裏有鼾聲，院裏靜靜地，一天星斗明明地，衣服潮得濕濕地。

第二天早上沒有吃飯，午上還沒有吃飯，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，趁着丈夫在婆婆屋裏睡午覺，她便回房裏上了吊。

鄰家媳婦常貞又去看她，聽見她公婆丈夫睡得穩穩地，以爲還會總可以好好談談，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，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，一陣叫喊，許多人都來搶救。祥英的姐姐也來了，把屍首抱在懷裏放聲大哭。

救了好久，祥英又睜開了眼，見姐姐抱着自己，已經哭成個淚人了。

兩次尋死，都沒得死了，仍得受下去。

四 怎樣當了村幹部

一九四二年，第五專署有個工作員去西峻口協助工作，要選個婦救會主任，村裏人提出孟祥英能當，都說：「人家能說話！說話把得住理。」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。工作員說：「我親自去！」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。孟祥英的婆婆說：「她不行！她是個半吊子，幹不了！」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「幹不了」頂到底。這位老太婆爲什麼這樣抵死不讓她媳婦幹呢？這與村裏的牛差差有些關係（差差不是真名，是個已經回頭的特務，因爲他轉變得還差，才叫他「差差」）。

當磨擦專家朱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，牛差差在村裏也是個了不起的人；後來朱懷冰垮了台，保長投了敵，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；四十軍駐林縣時，他也去跟人家拉過關係，真是個騎門兩不絕的人物。他和孟祥英一家關係很深。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，因爲造紙賠了錢，把地押出去了，沒有地種，種了他五畝半地。他的老婆，當年輕時

候，結交下的貴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，因為互相介紹朋友，兩個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。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，又是牛明師的地主，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，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明師七分歸牛差差，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，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人物交好，總還算件很體面的事。

自從朱懷冰垮了台，這地方均改舊，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，實際上，因為「山高政府遠」，老百姓的心大部份還是跟着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舌頭轉。牛差差隔幾天說口本兵快來了，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，不論說誰來，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。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，早就有點半信半疑：因為牛明師家裏造紙，抗戰以來紙賣不出去，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，並且由公家來收買，大家才又造起來。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，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贖回來了。他見這二年來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，以為八路軍還不是真「不行」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，他的念頭就又轉了，他想人家這「桌面上人」，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。孟祥英的公公對牛差差的話，雖然半信，却還有「半變」，可是孟祥英的婆婆，便成了牛差差老婆的忠實信徒了。她不管紙賣給誰了，也不管她是怎樣贖回來的。她的軍師只有一個，就是牛差差老婆。牛差差老婆說：「四十軍快來了！」她以

「這不是明天便是後天；牛差差老婆說：『四十軍來了要槍斃現在的村幹部！』」她想最好是先通知他們家裏預備棺材。你想這樣一個婆婆，怎麼贊成孟祥英當婦救會主任呢？

工作員說了半天，見人家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「幹不了」頂到底，年輕人沉不住氣，便大聲說：「她幹不了你就幹！」這一手不想用對了：孟祥英的婆婆本來認爲當村幹部是件危險的事，早晚是要被四十軍槍斃的。她不願叫孟祥英幹，要說是愛護媳婦，還不如說是怕受連累。所以才推三阻四，一聽到工作員叫她自己幹，她急了，她想媳婦幹就算受連累，也比自己親身幹了輕得多，輕重一比較，她的話就活動得多了：「我不管我不管！她幹得了叫她幹吧！」

工作員勝利了，孟祥英從此才當了婦救會主任。

五 管不住了

當了村幹部，免不了要開會。孟祥英告婆婆說：「娘！我去開會！」說了就走了。婆婆想：「這成甚麼話？小媳婦家開甚麼會？」可是，不叫去又不行，怕工作員叫自己幹。她雖覺着八路軍「不行了」，可是估量一下自己能力，比八路更不行，要是公然反抗起來，明天早

農四下軍不來救得，到晌午保不定要被工作員帶往區公所。光棍不吃眼前虧，由她去吧！

婦女也要開會，在孟祥英的婆婆腦子裏是個「糊塗觀念」，有心跟在後面去看看，又怕四十軍來了說自己也參加過「八路派」人的會，只好不去。第二天，心不死，總得去偵察偵察一夥媳婦們開了些甚麼。她出去一調查，「娘呀！還還了得？」婦女要求解放，要反對婆婆打罵，反對丈夫打罵，要提倡放腳，要提倡婦女打柴、擔水、上地，和男人吃一樣飯幹一樣活，要上冬學……她想：這不反了？媳婦家，婆婆不許打，丈夫不許打，該叫誰來打？難道就能不打嗎？二媳婦（就是指孟祥英。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婦在襄垣種地）兩隻腳，打着罵着還纏不小，怎麼還敢再放？女人們要打起柴來撿起水來還像個甚麼女人？不識字還管不住，識了字還要上天啦！……這還成個甚麼世界？

婆婆雖然就心，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，有工作員作主，工作倒也很順利，會也開了許多次。冬學也上了許多次。這家媳婦挨了婆婆的打，告訴孟祥英，那家媳婦受了丈夫的氣，告訴孟祥英。她們告訴孟祥英，孟祥英告訴工作員，開會、批評、鬥爭。

孟祥英工作越積極，婆婆調查來的材料也越多，打不得，罵不得，跟梅妮說：「那東西管不住了！什麼事也要告訴工作員！可該怎麼辦呀？」梅妮沒法，咬嘴唇。

孟祥英打回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「圪仂圪仂，甚麼樣子！」孟祥英擔回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「圪仂圪仂，甚麼樣子！」

要提倡放腳，工作員叫孟祥英先放，孟祥英先放了。婆婆噙着嘴，兩隻眼睛跟着孟祥英的兩隻腳。

村裏的年輕女人們，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樣：見孟祥英打柴，有些人也跟着打起來；見孟祥英擔水，有些人也跟着擔起來；見孟祥英放腳，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腳。男人們也不像梅妮，也有許多進步的：牛××說：「女人們放了腳真能抵住個男人做！」牛××說：「女人們打柴擔水，男人少誤多少閑工！」牛××說：「牛差差常說人家八路不好，我看八路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處！」

不論大家怎麼想，孟祥英的婆婆總覺着孟祥英越來越不順眼，打不得罵不得，一肚子氣沒處發作，就想找牛差差老婆開個座談會。一天，她上地去，見牛差差老婆在前邊走。她喊了一聲「等等」，人家除不等地，還走得快了。她跑了幾步趕上去，牛差差老婆說：「咱兩家以後少來往。你不要以為你老二媳婦放了腳很時興！以後四十軍來了，一定要說她是八路軍的太太！你們家裏跟八路有了關係了，咱可跟你們受不起那個連累！」這幾句話，把孟祥

英的婆婆說得從頭上麻到腳底。她這幾天雖是蹙了一肚子氣，可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天大的危險，座談會也不開了。趕緊找梅妮想辦法。可是梅妮有甚麼辦法呢？還不是母子兩個坐到一塊各人咬各人的嘴唇？

六 賣也賣不了

有一次，村裏的羣衆要去太倉村鬥爭特務任二孩，牛差差們說：「去吧！任二孩是人家四十軍的得勁人，誰去參加鬥爭，誰就得防備掉腦袋，四十軍來了馬上就跟他算賬！」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聽到這話，全家着了急，雖不敢當面來勸孟祥英，可是一個個臉色都變白了，娘看看孩子，低聲說：「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」孩子看看娘，低聲說：「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」

這些怪眉怪眼，孟祥英看了也覺着有點可怕，問問別的媳婦們，也有些人說「去不好」。孟祥英這時也拿不定主意，問工作人員「不去行不行」，工作人員說：「這又不強迫，不過羣衆要去啦，幹部爲甚麼不去？」孟祥英說不出道理來，她想：去就去吧，咱不會不說話？她一到太倉村，見羣衆滿滿擠了一會場，比看戲時候的人還多，發言的人搶還搶不上空

子，任二孩低着頭，連誰的臉也不敢看。這會她的想法變了，她想：這麼多的人難道都不怕槍斃？可見闖不下甚麼大禍。不多一會，她就領導着西峻口人喊起反對任二孩的口號來了。

開過了這次鬥爭會，孟祥英胆子大起來，再也不信特務們「變天」的謠言了，工作更積極起來。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：自從孟祥英開會回來，牛差差們就跟她婆婆說：「早晚免不了吃虧。」婆婆聽見這話越覺着胆寒，費了千平萬苦，才算想了個對付孟祥英的妙法。

一天，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說：「這二年收成不好，家裏也沒有吃的，叫梅妮領上他媳婦去裏面尋他哥哥去吧！」家裏沒吃的是事實，離開婆婆，孟祥英也很高興，只是村裏的工作搞起來了放不下手。晚上，孟祥英到婦女識字班去了，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談起話來。識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，孟祥英回去取油，聽見他們兩人的半截話。婆婆說：「領到襄垣賣了她吧，咱梅妮年輕輕地還怕訂不下個媳婦？」姑姑說：「不怕人家告訴那裏的八路軍？」婆婆說：「不怕！那裏是老日子佔着哩！」孟祥英聽了這話，才知道婆婆的高計，趕緊告訴工作員，工作員說：「她沒有跟你說明，你就不必追問她，你只要說這裏的工作放不下，不去就算了。」

孟祥英不去，婆婆也無法，白做了一番計劃。